

遠古西戎九頭蛇與 東夷九尾狐部落的結構人類學闡釋

王 暉¹

摘要：《山海經》等古文獻中有東夷九尾狐和西戎九頭蛇的方國或部落，過去被視為神話或神怪而不受重視。用結構人類學方法和民族學的資料分析《山海經》中九尾狐和九頭蛇的傳說故事，可知九尾狐和九頭蛇這種所謂的“神話傳說”，其實是早期氏族部落社會組織結構的反映：九頭蛇部落社會是由九個氏族組成，它是由九個氏族各自的酋長輪流坐莊，輪流擔任整個部落聯盟的首領；但九尾狐部落社會雖然也是由九個氏族組成，但組織結構卻完全不同，九個氏族祇有一個首領，“九尾”代表九個氏族。

關鍵詞：九尾狐；九頭蛇；史前部落社會；結構人類學；《山海經》

一、引言

東夷九尾狐和西戎九頭蛇的記述皆見之於《山海經》，然而《山海經》自古以來荒誕不經的神話傳說故事。筆者考察《山海經》，認為今本《山海經》雖然如大多數學者所說，成書於戰國時代；但它來自於古“山海經圖”，其時代甚早。譚其驤考察中《山經》所記黃河故道問題，曾著文認為《山海

¹ 王暉，陝西師範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陝西師範大學中華古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陝西師範大學金文研究中心主任。

經》成文比《尚書·禹貢》成書時代要早¹，儘管譚其驤先生後來的看法略有改變²，而本人認為“山海經圖”的時代更在春秋之前，這一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不擬詳論。儘管《山海經》和“山海經圖”時代甚早，但並不受以儒家為首的士人不大重視。孔子對春秋時代之前的絕大多數文獻記述進行了整理，最終形成了所謂的“六經”，今天看來也是他那個時代傳世之作的一個劃時代的整理工作，意義是空前絕後的，孔子因此也成為中國古典文獻首位整理研究的偉大學者。

但孔子並未涉及《山海經》和“山海經圖”之類的傳說故事和資料，估計也和“子不語怪、力、亂、神”³的觀念有關。但這不是像學術界一般認為《山海經》成書於戰國時期，孔子沒有見到就自然不能收集到他的文獻整理工作之中。實際上即使《山海經》成書晚至戰國時代，但我們知道《山海經》實際上是對“山海圖”的文字闡釋，“山海圖”時代遠早於《山海經》。孔子對在他之前已經存在的“山海圖”不予理睬，整個先秦時期儒家也不談《山海經》及“山海圖”，應是孔子及其弟子再傳弟子“不語亂、力、神、怪”的緣故。到漢代，司馬遷寫《史記·五帝本紀》，司馬遷自述他主要依據儒家類的《帝系姓》《五帝德》，並參考《左傳》《國語》《世本》《孟子》等文獻，完成了劃時代的大著《五帝本紀》；但作為蘊含大量豐富內容的《山海經》，卻並未為司馬遷《五帝本紀》所引

¹ 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長水集》下冊，第39—53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² 譚其驤：《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長水集》下冊，第56—86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³ （東漢）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冊，第5391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

用，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如顓頊的世系、帝舜的世系、大禹的世系，《五帝本紀》並未採用《山海經》的說法，而顯然是更早更為可靠的說法。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說的“摛紳之士難言之”那種神怪類書籍，不被重視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從王國維研究殷墟甲骨文商族先公先王以來，先秦言說王亥故事的諸子甚多，但記述最全、“王亥”寫得正確無誤且有圖騰標誌的且與甲骨文中“王亥”之“亥”上有鳥圖騰完全符合的，竟是《山海經》。

有因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山海經·大荒東經》）¹

《大荒東經》中“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見之於甲骨文的字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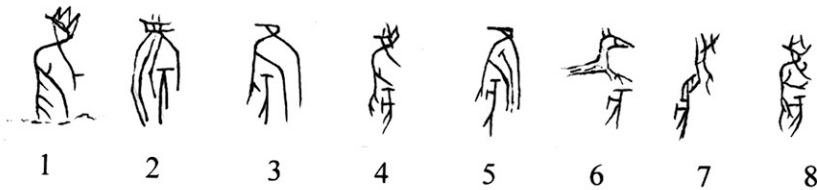


圖1 甲骨文“王亥”之“亥”字²

這些甲骨文中的王亥之“亥”上面都加了一個鳳鳥之形或一個鳥字。胡厚宣針對這種現象分析說：“王亥的亥字，上端所從……無論從鳥從隹，無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四頁五下至六上，巴蜀書社1985年版。

²圖1中1見《甲骨文合集》（下簡稱《合集》）22152片，2見《合集》34293片，3見《合集》34294片，4見《合集》34295片，5見《小屯南地甲骨》（簡稱《屯南》）1116片，6見《合集》24975片，7見《合集》30447片，8見《合集》30448片。

論有冠無冠，或以手操持，都像是一隻鳥，王亥之亥而從鳥，乃商族以鳥為圖騰制確證。”¹徐中舒則結合《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的記述，進一步分析說：“王亥在卜辭又稱‘高祖亥’。亥字或從鳥頭，或在旁邊再加手形，這正表現了以手操鳥之形……應是表示以鳥為圖騰。”²這些說法都是對的。這也就是說，《大荒東經》看似荒誕不羈的說法得到了甲骨文的證實。王國維曾十分感歎地說，“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未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者，非絕無根據也”³。王國維所說“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的《山海經》這類古書，可見王國維對《山海經》評價也不是很高；而至今學術界說起《山海經》，往往也是把《山海經》看作神話一類書籍，很少有人把它視之為歷史類古書。特別是其書中有關“九尾狐”、“九頭蛇”這種古今中外無人見過的怪物：

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雲北。（《山海經·海外東經》）⁴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山海經·大荒東經》）⁵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山海經·海外北經》）⁶

¹ 胡厚宣：《甲骨文所見商族鳥圖騰的新證據》，《文物》1977年第2期。

² 徐中舒：《先秦史論稿》，第55—56頁，巴蜀書社1992年版。

³ 王國維：《古書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第1—3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⁴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九頁二下，巴蜀書社1985年版。

⁵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四頁四下，巴蜀書社1985年版。

⁶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八頁一下至頁二上，巴蜀書社1985年版。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山海經·大荒北經》）¹

你能說這種四足九尾狐和九首蛇身的相柳氏還是曾經真實存在過嗎？還不是貨真價實的神話故事嗎？

但是，這種“九尾狐”、“九頭蛇”，古今把它們視作某種動物，實際上就把這種奇形怪狀的“動物”簡單化了。這種奇怪動物往往是用來遠古部落或部落聯繫起來，今天看來，長把動物和遠古部落社會聯繫起來，反而在結構人類學中司空見慣。正如法國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²所說的那樣，把不同形狀的動物和遠古部落社會結構結合起來，就是結構人類學所見早期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的一種表現形式。本文把《山海經》和其他相關文獻中所見“九尾狐”和“九頭蛇”作為一個特例來解讀這種結構人類學的特殊現象，就是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特殊視角，來分析《山海經》其書的豐富內涵形式。

二、青丘國九尾狐式的部落組織結構

青丘國九尾狐首先見之於《山海經》中《南山經》《海外東經》和《大荒東經》。《南山經》曰：“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郭璞注“青丘之山”云“亦有青丘國在海外”，又注“其狀如狐而九尾”云“即九尾狐”。《海外東經》謂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大荒東經》亦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七頁五上下，巴蜀書社1985年版。

²[法]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曰：“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¹在其他文獻中也有青丘國九尾狐的記載。晉郭璞注《海外東經》曰“柏杼征於東海及王【三】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²《太平禦覽》卷九〇九獸部引《書紀年》曰：“夏伯杼子東征，獲狐九尾。”³《逸周書·王會解》曰：“青丘狐九尾。”⁴《書紀年》即《古本竹書紀年》。從上面《山海經》《古本竹書紀年》《逸周書》諸書篇看，都說狐九尾是地處東方青丘國的一種動物。

但從《吳越春秋》佚文看，九尾狐應是大禹治水時所娶塗山女部落。《太平禦覽》卷九〇九引趙曄《吳越春秋》云：“禹行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辭（嗣），曰：‘吾之娶也，必有應已矣！’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王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⁵從《吳越春秋》這一佚文來看，禹所娶塗山氏之塗山女，就是就是九尾狐部落之女。“塗山氏”、“塗山女”是以其所處之山名來命名，白狐九尾則是以其圖騰來命名其部落。也許有人會說《吳越春秋》佚文中塗山人所歌白狐九尾，也可能祇是一種歌詞起興的手法，未必是真實的。但是我們認為，從《山海經·海外東經》《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看，描述青丘國就祇描寫一種具有奇特尾巴的狐狸，夏王柏杼東征，獲得一隻九尾白狐，就值得列入東征的歷史大事之中嗎？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一頁四下；卷九頁二下；卷十四頁四下，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²（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九頁二下，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³（北宋）李昉等：《太平禦覽》第 4 冊，第 4030 頁，中華書局影印本 1960 年版。

⁴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下冊，第 88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⁵（北宋）李昉等：《太平禦覽》第 4 冊，第 4030 頁，中華書局影印本 1960 年版。

筆者認為《呂氏春秋》佚文所述大禹所娶塗山女就是白狐九尾部落，《古本竹書紀年》所說夏王柏杼（或言柏杼子）征伐東海卻獲“一狐九尾”，也是指白狐九尾部落的首領。這種一首九尾和考古資料中所見一頭二身二尾的蛇龍之狀的性質是相似的。商代晚期青銅提梁卣其蓋、腹部上沿、圈足皆鑄有一獸頭二蛇身蛇尾之狀¹；西周時 1980 年隨州市安居羊子山 3 號墓出土蛇形提梁卣上亦有一蛇頭二蛇身蛇尾之狀²；海外辛格博士舊藏西周早期青銅簋上口沿、圈足有一獸頭龍身龍尾之狀³；等等。特別是龍山文化鳥首人身玉雕更為明顯，整體玉雕是鳥的形狀，但其身部刻有人的頭之狀，但附在鳥首和鳥尾之間⁴（見圖 2）。學術界一般把此圖稱作“人身鳥尾玉雕”，是不大準確的，實際上是以鳥為一個整體性的造型，中間身部加上人頭而已。還有虎食人卣，青銅卣的頭部是一個口部含有人頭的虎頭，而尾部卻是以大象的頭部作臀部，大象的鼻子則為把手，作為整個虎形的尾部（見圖 3、4）。

這些器物和《山海經》上描述一狐九尾的現象是相似，它不是現實生活中史記存在的動物，但也不是近現代學者所說那種是神話想像出來的動物，而是遠古至三代時期早期部落或部落社會結構的反映。

¹ 中國文物精華編輯委員會：《中國文物精華》，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第 47 號。

²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40 號。

³ 楊曉能：《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唐際根、孫亞冰譯，第 249 頁，三聯書店出版社。

⁴ [日] 林巳奈夫：《神與獸的紋樣學——中國古代諸神》，常耀華等譯，第 80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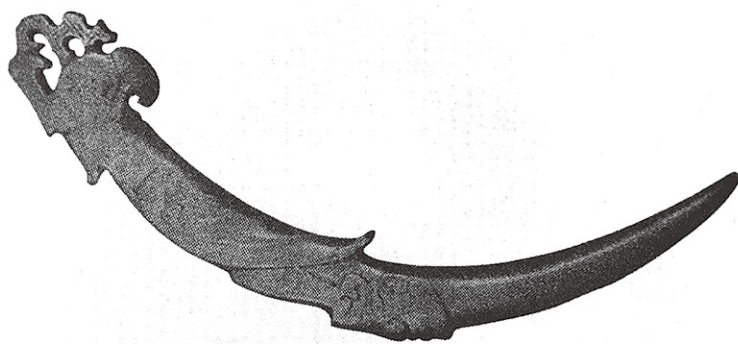


圖2 龍山文化鳥首人尾玉雕



圖3 虎食人卣前部



圖4 虎食人卣後部

這種一狐九尾或一首二身二尾的龍蛇狀動物，世所罕見，但我們認為絕不是古人想像出來的神話型動物，而是一種上古氏族部落社會組織結構的特殊表達方式。“狐九尾”之“狐”，就是指古青丘國以及塗山氏的圖騰之名，“九尾”則是用來表示狐圖騰部落所屬氏族。《山海經·海外東經》：“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郭璞注：“《汲冢竹書》曰：柏杼子征於東海，及王[三]壽，得一狐九尾。”清郝懿行箋疏謂“柏與伯通，王壽即三壽，字之訛也”。¹《太平御覽》卷九〇九《獸部》引《書紀年》亦曰：“夏柏杼[杼]子東征，獲狐九尾。”²其實，夏代“柏杼子”就是《史記·夏本紀》夏啟之後第六代帝予的兒子帝槐，《史記》索隱謂《世本》作“帝芬”。³我們可能為這次帝芬為太子時東征的結果感到奇怪，這麼遙遠的東征，卻僅僅獲得罕見的一隻九尾狐且記錄於史書上？但是，《太平御覽》卷七八〇《四夷部》古本《竹書紀年》上記述說後芬（帝芬）即位後三年有九夷來朝：

《竹書紀年》曰：後芬[芬]即位，三年，九夷來禦，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⁴

《後漢書·東夷傳》亦引《竹書紀年》云：“後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禦。”夏王后（帝）芬即位後三年九夷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來禦”，就是“來朝”，表示歸順夏王朝，筆者認為這是與帝芬在作太子時東征有關，古本《竹書紀年》說那次東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九頁二下，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²（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 4 冊，第 4030 頁，中華書局 1960 年版。

³（漢）司馬遷：《史記》第 1 冊，第 86—87 頁，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⁴（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 4 冊，第 3455 頁，中華書局 1960 年版。

征，“或一狐九尾”，實際上就是後面來朝見帝芬的“九夷”。但為什麼稱“九夷”為“一狐九尾”呢？我們以為，“一狐”就說明九夷是一個部落聯盟，是以狐狸為其圖騰；而“九尾”則是說這一個狐狸部落聯盟，共有九個部族，分別應是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這九支。所以當夏王帝芬即位不久，這一“一狐九尾”的九夷就前來向夏王帝芬進貢表示臣服了。

不過，夏代東方九夷稱“一狐九尾”，還需要從上古社會部落組織結構去進一步瞭解。東夷九尾狐其實就如同古代一些部落方國往往有“八部”“九部”一樣，是一種部落分化為八個或九個部族，卻是以動物名稱來命名其部落組織的內部結構。《後漢書·耿弇列傳》記載，北單於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於後，“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¹。《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第一》謂契丹部落，“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俎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另如藏族早期七位部落聯盟酋長被稱之為“七赤天王”，其後二位贊普統稱“上丁二王”，這時有“父王之屬民所謂‘父部九臣’，母后之屬民所謂‘母部三支’”²。這種“父部九臣”、“母部三支”，實際上就是領屬關係的分部，而“狐九尾”就是所屬九部的一種形象性的比喻。《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三經言帝之下都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

¹（南宋）范曄：《後漢書》第3冊，第719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²陳慶英：《藏族部落制度研究》，第149—150頁，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版。

及帝之囿時”，郭璞注最後一句云“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也”¹。其實陸吾“司天之九部”，就是陸吾神掌管九域之部，這九域皆為其下屬，祇有一個神為其首領，其九域之屬就相當於“九尾”。這與下文所見相柳氏“九首蛇身”而“食於九土”屬異曲同工、相反而相成的比喻，我們下文再作比較說明。

如果把《山海經》中青丘國“狐九尾”和相柳國“九頭蛇”相比較，就會發現這兩種部落社會結構相似，但饒有情趣的是首領組成方式不同，便形成了九尾狐和九頭蛇的不同。

三、相柳氏“九首蛇”的部落組織結構

相柳氏為九首人面蛇身，分別見之於《山海經》中《海外北經》《大荒北經》，亦見之於《楚辭·天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台。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東。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山海經·海外北經》²）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歛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山海經·大荒北經》³）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二頁二十一下，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²（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八頁一下至頁二上，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³（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七頁五，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楚辭·天問》）

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共工，霸九州者”，“頭各自食一山之物”¹。王逸注《天問》云“言有虯龍，一身九首”²。如果說有一種蛇或龍是一身卻又九個頭，世所罕見；而作為共工氏的臣子，應是人類，為什麼會是“九首蛇身”？自然會視作神話作品的編造。但是《海外北經》和《大荒北經》又進一步說，一身人面九首的蛇，“食於九山”，“食於九土”，郭璞注“頭各自食一山之物”，這就是說這是按照氏族部落的社會組織結構，想像出來的圖騰或族徽。其部落圖騰或族徽是一隻青色的蛇，其面部為人臉，因為內部結構是由九個氏族或胞族組成，故有九個頭——實際上是說這是一個並列結構的部落聯盟組織，九個氏族或胞族各有一個頭領，各食於自己的地盤，這就是“九土”或“九山”。每一山或一土就生活着一個氏族或胞族。

進一步分析，共工部落聯盟下都是這種九個氏族或胞族組成一個部落。《國語·魯語上》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這一記述中就已經沒有多少神怪的成分了，“九有”、“九土”，就是把共工氏當天下霸主的時期，把自己佔有的區域劃分為九個區域。韋昭注云：“九土，九州之土也。”韋昭此注是不大準確的。如果把“九土”理解為“九州之土”就不合適了。若認為共工是否曾經“霸九州”，也就是同一中原之天下，還一時難以分辨，但說共工氏之臣相柳“食於九土”就是“霸九州之土，這是難以為人理解和接受的。實際上“九有”就是“九域”，“九土”也就是“九域之土”。這樣我們知道，所謂相柳“九首，

¹（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八頁一下至頁二上，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²（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第 94 頁，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以食於九山”，“食於九土”，“共工氏之伯九有”，共工氏之子後土“平九土”，實際上是說共工氏這樣的部落結構都是分為九氏族或胞族，也就是“九有”、“九域”、“九土”、“九山”，而每一氏族或胞族都有一個首領，也就是“九首”，其圖騰為蛇，因此蛇身蛇尾祇是一個。

“九州”有大九州，如《尚書·禹貢》夏禹把天下分為所謂的“九州”是也；也有小九州，如《國語·鄭語》中有所謂“謝西之九州”是也。韋昭注云“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¹，此說可能據《周禮·地官·大司徒》立論，是不大可靠的。其實，這種小“九州”往往就是一個部落聯盟的組織，《說文解字》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²“州”之初義是河流之中的沙洲曰“州”，此義後來寫作“洲”字；引申兩水流之間的山丘也稱作“州”；再進一步引申兩條大水流之間的地域也稱作“州”³。《山海經·海內經》曰：“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⁴“陶唐”是堯時代之號，而且此文以“陶唐”為首，表示這是唐堯時代。這“九丘”各“以水絡之”，也就是以水流環繞着山丘，實際上這“九丘”就是唐堯時代的“九州”，但這“九丘”——“九州”應該是當時的地居中原地區의九個部落聯盟組織。

上文所說相柳氏“九首蛇身”把蛇圖騰和部落組織結構結合起來象徵

¹ 《國語》下冊，第514—51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²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5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³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冊，第309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

⁴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八頁四，巴蜀書社1985年版。

性的表現手法，在後世古文獻中也有記述。例如周穆王征犬戎卻獲得四白狼、四白鹿的故事。《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朝。”《後漢書·西羌傳》曰：“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韋昭解釋《周語上》說：“白狼、白鹿，犬戎所貢。”¹韋昭注以實有動物解釋“四白狼、四白鹿”是不對的。今人劉敦願先生說：“‘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就是迫遷或擄掠了犬戎族白狼與白鹿兩個胞族（共八個氏族）東來，與‘獲其五王’同指一事，而五王可能就是諸胞族、氏族的酋長。”²

以此可見，四白狼四白鹿是以圖騰形容犬戎的部落結構，共工氏之臣相柳蛇身人面九首也是以圖騰動物形容其部落組織結構，狐九尾也是以圖騰動物形容青丘國的部落的社會組織結構。兩種部落都是由九個氏族組成，但社會組織結構卻正好相反：東夷九尾狐部落是九個氏族祇有一個頭領，所以就叫做“一狐九尾”；西方戎族九頭蛇部落九個氏族，有九個酋長，且為輪流坐莊稱王，所以就叫做“一蛇九首”。這樣看來，那種其言不雅馴、世上不曾有的神怪動物其實是上古最常見的部落社會結構的曲折反映。

¹ 《國語》上冊，第 1—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² 劉敦願：《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解》，《人文雜誌》1986 年第 4 期。